

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国家构建*

孙壮志

【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11个欧亚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方面取得的成就、经历的波折进行了全面梳理。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相似性，彼此间既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联系，也经历了分化、冲突甚至战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独立30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已经拉开了明显的距离，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差异，但面临的问题依旧是相似的，特别是走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进程都是非常曲折的。本文着重分析它们在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难题，并指出欧亚国家在现代化模式选择中的最优先任务是巩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它们既看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强化，又希望尽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大国的认可，因此造成一些矛盾的现象，导致其现代化进程呈现出“非典型”的、相互矛盾的特征，出现了“现代化”和“传统化”、“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现实冲突。对在后苏联空间诞生的欧亚新独立国家来说，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特殊性，国家独立在前，民族建构在后，难以同步进行和完成，需要解决好国家认同、政权合法性、政策统一、民众参与、财富分配等五个方面的紧迫问题。

【关键词】 现代化理论 欧亚民族国家 欧亚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 体制转型

【作者简介】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2023YZD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所指的欧亚国家，包括脱胎于苏联的 11 个新独立国家，分三个地区板块：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东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三国。不同于有完整国家发展历史的俄罗斯和短暂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年轻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相似性，彼此间既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联系，也经历了分化、冲突甚至战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独立 30 多年来，这些年轻国家已经拉开了明显的距离，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但面临的问题依旧是相似的，特别是走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进程都是非常曲折的。

一 欧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与制约因素

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经验，被西方学界推崇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模式，并以此为参照形成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基于现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被学界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相对应^①。欧亚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较大波折，起步较晚，苏联时期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巨大进步，但独立后又出现反复，重新选择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和模式。

（一）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深刻影响

从广义上讲，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从狭义而言，现代化是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模式”，是一个系统的过程^②。以色列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③虽然西方学者也承认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的千差万别，但他们普遍认为，现代化不成功和差异性只是暂时的现象，而现代化进

①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②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和科学逻辑》，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2 页。

③ S. N. Eisenstad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 London, Oxford Press, 1996, p. 1.

程中的各种差异都将在现代化完成的时候消失。因此，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势必具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民主政治、城市化等。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也认为各国现代化进程是趋同的，他将经典现代化理论内涵概括为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观念领域的世俗化。这种观点对欧亚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模式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欧亚地区新独立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构建起稳定、完整的政治体系，对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进行正常的管理和约束，反映和代表其具有的现代化水平^①。

1991年欧亚国家获得独立以后，走出了苏联末期的政治混乱，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时逐步认识到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对这些年轻国家来说，经历了初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滑坡，特别是民众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别于苏联时期的现代治理体系，尽快让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走上正轨，进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冷战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受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是出于独立后快速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考虑，欧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体制转型和现代化模式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指导”，同时又受到自身国情的影响和制约，曾一度陷于转型困境当中。虽然在抽象的理解中，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出现出现的“新的机会和选择”，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以及人的观念等各个方面，但这种新的选择可能与国家的实际需要并不相符^②。

（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明显脱节

在20世纪90年代，多数欧亚国家与俄罗斯在体制构建上基本保持同步，但某些方面更多地表现出被动性。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可以分为内源型和外源型，前者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蒂利从欧洲早期国家的历史得出民族国家是“自主”形成的结论^③；而美国学者福山则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出

^① Геец В. М. Общ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М.: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2014, С. 134 – 143.

^② [美] 弗农·V. 阿斯巴图连：《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载《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③ [美]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国家建构是由外部行动者实施的，是一种“制度移植”^①。在欧亚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当中，巩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最优先的任务，既看重国家能力（社会治理、经济管理、应对外部挑战等）的提升和国家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强化，又希望尽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大国的认可，因此造成一些矛盾现象，导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些“非典型”特征。

一是政治领域的西方化与主体民族化。前者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体制，建立职业议会，实行多党制；后者通过提高主体民族的地位，增强新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难以兼容的政治取向，最终只是形式上接受西方的体制，更多的还是保留或者恢复传统的执政方式。

二是经济领域的私有化与市场化。从一系列指标来看，欧亚国家在苏联时期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的发达程度要高于邻近的发展中国家，但结构畸形，缺少活力，管理僵化。独立后传统的经济联系中断，遭遇巨大危机，不少欧亚国家甚至出现逆工业化、逆城市化现象，大量工业企业停产、倒闭，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三是社会领域的重新城市化与严重的利益分化。独立后一些国家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比例上升，对外移民和劳务输出增多，社会流动性增大；由于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加上中亚、南高加索国家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迅速，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四是文化领域的传统宗教复兴与世俗化。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选择恢复伊斯兰教文化，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则重视提高东正教等传统教会的地位，试图借此解决意识形态真空问题。而这也给一些国家带来极端主义的新挑战，甚至影响到国家的世俗体制。

综上可以看出欧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比较矛盾的现象，同一个时间段在这些国家集中出现，会产生“现代化”和“传统化”、“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现实冲突。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欧亚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个任务，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但它也容易引发各种结构性的调整，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升级，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平衡，解决不好可能发生动乱。欧亚国家具备的“现代性”是表面上的，缺少必要的支撑，苏联时期已经解决的某些问题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 世纪的国际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序言第 1 页。

在独立后的现代化过程中又反复出现。

（三）民族主义对现代国家构建的二律背反

民族主义思潮反映在欧亚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赋予了多重政治功能，受到执政当局的鼓励。它为执政者提供政治合法性，不断夯实和扩大所拥有的民众基础，借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主体民族化”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必要基础，也为单一制国家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同样导致内部矛盾增多，有的国家还爆发了族际间冲突，如南高加索国家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欧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有的还在苏联时期成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实体，独立后保留下来的这些实体甚至要争取更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国家整合就不能只靠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政权要具有中立的性质，要兼顾所有民族的利益。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酝酿宪法改革时因为要取消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的自治权利而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最后不得不取消相关的修改建议^①。

民族主义的快速膨胀使欧亚国家的上层建筑构建过程与民族文化的复兴形成紧密互动，一些传统的思维和习惯逐步成为主流，使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更注重个性，但也阻碍了国家接受更先进的政治理念。另外，民族主义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与国家权力结合后，往往考验国家的理性或者说“现代性”。有的国家对民族主义的不当运用导致出现非理性的极端势力^②，他们利用宗教口号吸引民众，成为现政权的最大内部威胁。

民族主义不仅塑造民族国家，还塑造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的推动作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另一种是在已有国家政治框架内完成民族整合，在不同民族间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③。从积极方面来

^① Воробьев А. Эпох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как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сле досрочных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6 июня 2023.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epokha-politicheskoy-opredelennosti-kak-budet-razvivatsya-uzbekistan-posle-dosrochnykh-prezidentskikh/?sphrase_id=113261315, 访问时间: 2023年10月8日。

^② 参见〔美〕M. 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0页。

^③ 于春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说，“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开辟统一而运作良好的市场、发展教育等方式”，民族主义有助于抑制与习俗、宗教等因素相关的地方主义，为建立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扫清障碍^①。同时，民族主义的泛起也深刻影响国家间关系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突出的表现是欧亚国家存在“去俄罗斯化”倾向，主要是想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转而与其他外部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如中亚多数国家和阿塞拜疆因为与土耳其的文化渊源更为深厚，更倾向于接受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甚至文化管理体制。同时民族主义还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影响了欧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因此，对于欧亚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民族主义既可以是积极的、正向的推动力量，也可以起到负面作用。更多时候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则是更趋保守，不愿意与世界接轨，而民众在心理上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则要求国家作出改变。在美国知名学者亨廷顿看来，现代性是稳定的，现代化是不稳定的^②，欧亚国家形式上具备了某些“现代性”，但无论是体制转型还是选择的发展方式，都是不稳定的。

二 欧亚国家独立后的转型与现代化

独立后欧亚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政治和经济转型，即走出苏联时期建立的一党执政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新独立国家在制度建设和路径选择上逐步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尽管都宣布实行多党制，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但欧亚国家大都不允许极端的反政府政治派别存在。经过 30 年的艰难转型，这些国家逐步认识到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欧亚各国的政治转型实际上仍有一定的相似性，彼此相互影响，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大同小异，尽管执政方式和政党体制还是有各自的特点。在经济转型方面欧亚国家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私有化和自由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核心是促进财富和资源公平化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落脚点是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众福祉”^③。政

①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 页。

③ 《托卡耶夫开启哈萨克斯坦改革新纪元》，http://www.news.cn/globe/2022-12/20/c_13106835_68.htm，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7 日。

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相对较快，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内的基本稳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运行较为有效，对社会的管控不断加强。

（一）政治经济转型的基本进程

从欧亚国家三十年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来看，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些起伏，也不完全同步，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分析方便，可以把独立后经历的三个十年看成三个不同阶段，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有助于了解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演进的总体脉络，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1. 第一阶段（1991~2000年），政治体制的“趋同”与经济领域的私有化。

在这个时期，苏联解体带来的“余震”不断，上层不同政治集团权力之争或者说体制选择之争是欧亚各国政治的主要发展线索。多数国家出现了总统和议会围绕权力划分的激烈争斗，导致新宪法难以获得通过，立法机构与行政机关针锋相对，议会停摆甚至被解散，总统得到官僚体系和强力部门的支持，最终确立强有力的总统制，议会的权力被削弱。有的国家出现更激烈的动荡甚至是内战。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选择了渐进的改革道路，实际上只是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一些“小修小补”，保持执政体系的相对稳定，总统个人的权力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欧亚国家的经济转型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但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有的国家追随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全面放开价格，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有的国家选择渐进的方式，注重国家调控；还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改变苏联时期的管理体制。由于传统经济联系中断，各国普遍遭遇了经济困难。俄罗斯不愿意再为其他欧亚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导致1993年卢布区解体，各国被迫发行本国货币。这个阶段欧亚各国还建立起两级银行体系，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2. 第二阶段（2001~2010年），总体稳定与局部动乱并存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阶段，多数国家保持稳定，个别地区发生动乱，但烈度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力量的政治影响在这个时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3年、2004年先后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街头抗争导致权力更迭，让欧亚国家普遍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两次发生严重政治动乱，两任总统被迫出逃国外。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渡时期以后，有的国家深陷政治纷争的漩涡，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局势有所好转，总统大选或议会选举大都波澜不惊，但国内的政治对立一直难以彻底弥合。

这一时期各国政治上的变化对经济转型产生了直接影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严重打击了欧亚国家脆弱的金融体制，这些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对外经济合作受到影响。虽然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给一些资源型的欧亚国家带来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不成功，西方投资的逐步减少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与俄罗斯恢复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一些欧亚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土耳其等国的经济合作。

3. 第三阶段（2011 年至今），体制上不断进行调整，各国发展逐步拉开距离。

多数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地保持了政局的平稳。事实上这个时期挑战很多，积聚了更大的风险。俄罗斯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后受到西方制裁，陷入经济困境，传导到对其经济和市场依存度很高的欧亚国家，导致这些国家也出现货币大幅贬值，民众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下跌造成外汇收入锐减，经济增长乏力，用于民生保障的资金不足，社会领域问题频发；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经济都遭受严重冲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社会矛盾被持续放大。乌克兰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彻底倒向西方，亚美尼亚 2018 年政局突变，政权易主；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在 2020 年大选中遭遇执政以来最大政治考验；吉尔吉斯斯坦在 2020 年 10 月发生第三次“革命”，反对派再度趁乱夺权；哈萨克斯坦 2022 年发生“一月暴乱”，托卡耶夫处变不惊，从前任纳扎尔巴耶夫手中接掌全部权力。

这一时期欧亚国家的经济转型出现新的困难，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使欧亚国家不得不调整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一体化方向上，有的国家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有的国家希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得到其他外部经济伙伴的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实施务实战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随后也提出宏大的改革计划。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则陷入经济困境。

（二）转型与现代化的进展及面临的难题

30 年多年来欧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始终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国内来说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从国外来说有周边环境、国际环境、安全环境、舆论环境等方面。保持稳定的欧亚国家都较好地处理了内部和外部相关因素的关系；而发生过危机的欧亚国家，则是某一个或

某几个领域出了问题，一旦矛盾激化，执政者应对失当，结果又会导致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施压，往往致使整个过程失控，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①。在美国学者亨廷顿看来，社会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制度有“破坏性”影响，因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必然引起许多传统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②。

相较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欧亚国家遇到的困难更多，既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民族国家需要建构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包括财政、金融、税收、海关制度，还要发行本国货币，同时面临失去原有外部财政支持等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能够奉行较为清晰、明智的大政方针，经济发展又较为顺利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状况也更好，能够较快走出困境。这些欧亚国家的执政者经验丰富，把控局势的能力较强，国家政令较为畅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得较好；经济增速较为平稳，国内投资环境相对较好，政府也能关注民生；资源较为丰富，且有稳定的外部市场需求；外交方针较为稳定，奉行平衡、多元的政策；强力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有能力应对内部的安全挑战；社会保障措施较为完善，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一定保障，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

另外一些欧亚国家则问题较多：资源贫乏，经济落后，国内就业严重不足；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收入水平低，很多家庭被迫依靠其成员在境外打工的侨汇收入生活，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上百万人在俄罗斯打工，半数左右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治上不稳定，地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突出，有些地方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与邻国相互关系不和睦，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的困扰，极端组织发展迅速，政府的控局能力较弱，国内安全状况不佳。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2016年报告将塔吉克斯坦与非洲一些国家及阿富汗和朝鲜列为最落后的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1 045美元或更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1 046至4 125美元。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4 126~12 475美元^③，因为物价虚高和货币贬

① 孙壮志等：《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30年：走势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2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页。

③ 《联合国工发组织把塔吉克斯坦列为低收入国家》，<http://tj.mofcom.gov.cn/article/jmxxw/201609/20160901399442.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1日。

值等原因，实际上也名不符实。影响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因素还包括法治环境比较差，朝令夕改，有法不依，甚至作为基本大法的宪法也频繁修改。

（三）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遭遇的现实挑战

经济上和安全上的对外依赖导致一些欧亚国家不得不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寻求来自外部的支持。这也导致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大国的影响可以渗透到各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而这些国家也不得不谨慎地处理与俄罗斯、美国、土耳其、日本、印度、欧盟、北约的关系，加入大国主导的各种区域合作计划。在这些不同的计划背后又有着各自的地缘战略目标和利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投棋布子”。俄罗斯更是始终与西方进行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面对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战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现实困境，俄罗斯作出强硬反制，导致对抗不断升级。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使欧亚国家的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际能源和原料市场的依赖无法改变，本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也比较脆弱。而随后的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全面经济制裁，卢布大幅贬值，并迅速波及欧亚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①。

为消除外来因素的政治影响，欧亚国家经常会出台一些政策，力图维护国内的稳定，如“颜色革命”以后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和游行示威活动的管控，出台专门的法律，关闭国内西方资助的各种基金会的办事机构，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渗透。俄罗斯利用美欧的“战略收缩”，一度大大增强地区影响力，2015 年主导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但不是所有的欧亚国家都支持这一组织，连一直追随俄罗斯的紧密盟友塔吉克斯坦也未加入^②。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特别是乌克兰加快国内文字改革，努力实现文化上“去俄罗斯化”的目标。

由于欧亚大陆的腹地分布着各种力量中心和地区安全热点，西亚地区强大的伊斯兰教政治文化及各种极端主义思潮、阿富汗的长期战乱和猖獗的毒品走私及跨国犯罪活动，都对欧亚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安全挑战。近些年极端主义

① Кортунов А. В.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болезненных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к: Росс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ri-desyatiletiya-bolezennykh-korrektirovok-rossiya-na-postsovetskom-prostranstve/?sphrase_id=113252995,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1 日。

② Бордачёв Т.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большая мирная игр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ossiya-i-tsentralnaya-aziya-bolshaya-mirnaya-igra/>,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1 日。

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动员，给欧亚各国的防范带来很大难度。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早就有所表现，由于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国家关系复杂，加上宗教极端主义蔓延，问题频发，这里被称为中亚的“火药桶”。费尔干纳地区不仅人口稠密，贫困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还是走私贩毒、族际冲突、水资源争夺的聚集之地。

三 现代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与政策取向

当前欧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趋于稳定，多数国家的政权交接也比较平稳，权力斗争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欧亚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仍然暗流涌动，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了让这种稳定能够延续下去，近年来各国都开始进行局部或者全面的调整和改革。以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修宪为标志，一些欧亚国家主动求变，开始对权力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并且出台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推出各个领域的配套措施，在国家体制的构建上体现出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政治体制改革优先，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

欧亚国家的宪法体制改革，目的是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加强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2017年1月，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准备启动宪制改革，调整国家权力在总统、议会和政府部门间的配置，将原属于总统的职权部分转移让渡给政府和议会。2015年亚美尼亚启动宪法改革，决定改行议会制，但没有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2018年反对派借街头抗争成功夺权。乌兹别克斯坦米尔济约耶夫的新政也把政局稳定作为前提，推动宪法改革非常谨慎^①。2021年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回归总统制。这些小修小补虽然都未触及政治体制的根本，但带来政策的一系列新变化，也增加了国家的活力。

欧亚国家的独立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是在苏联解体大背景下短时间内完成的。政治转型是要实行多党制，建立职业议会，改变权力结构，重新理顺

^① Воробьев 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сле протестов.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uzbekistan-posle-protestov/?sphrase_id=113252995,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1日。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效仿西方选举总统和议员，这些转型目标的实现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推动自身的现代化改革，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遇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与自身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苏联后期形成的政治多元化与领导人希望保留的集中体制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复兴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外部政治压力与维护本国主权之间的矛盾，建设单一制国家与地方主义膨胀之间的矛盾。

欧亚国家获得主权独立与推动体制构建是同步进行的，由于基础薄弱和经验缺乏，阻力和挑战非常多，造成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体制转型困难重重。经过多年的调整，欧亚国家的政治体制、组织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体制转型也带来许多现实问题，如上层政治斗争的加剧，行政权力的扩大与腐败的蔓延；传统的社会保障方式和做法难以为继；高度集权的体制与多党制衔接不畅等。多数国家在考虑具体国情，照顾传统行政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在推动体制转型时采取可控和渐进的方式，通过不断强化总统个人的权力，保证了执政体系的顺利过渡，避免了大的震荡，这一点是比较成功的。如欧亚国家的议会是最髙立法机关，实现了职业化，议员由政党提名或选区直选产生，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两院制议会，与西方类似，下院的议员由选举产生，以政党或选区为基础根据获得票数分配席位。实际上，政权的运行方式和管理体制还是比较传统的，即集权而不是分权，地方官员也大都中央任命的。有些国家虽然保留了一些自治区域，但拒绝苏联时期的联邦制，宣布自己是单一制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

由于多数欧亚国家在转型问题上态度非常谨慎，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的僵化保守倾向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相互脱节，造成的结果是改革既无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缺乏持久的社会扶持计划，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社会体制的构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欧亚国家恰恰在经济上遇到的问题最多，这也导致社会管理方式的严重滞后。有的国家因为政府力不从心，一度放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导致西方价值观泛滥，甚至危及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其中，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2005 年前几乎每个欧亚国家至少都有数百个非政府组织，有的名义上从事帮扶弱势群体或公益活动，但却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以促进民主的名义资助知名的反政府人士或出版物。“颜色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后，多数欧亚国家通过严格的法令，加强了对境内非政府组织的管控，限制西方资金的注入。但在摩尔多瓦等国，受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依然活跃，并且能够左右国家的政治进程。

欧亚国家普遍缺少法治的传统，独立后司法体系的建立出现许多问题，比如严重的腐败现象，执法不严不公等问题影响了执政当局的公信力。欧亚国家的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体制造成的，对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制度上有不少缺陷和漏洞，各级官员在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过程中无所顾忌。“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年全球腐败晴雨表》显示：塔吉克斯坦的腐败指数达到惊人的50%，吉尔吉斯斯坦为38%，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29%和18%；而摩尔多瓦为42%，乌克兰为38%，阿塞拜疆为38%。根据2022年清廉指数排名，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列91位，哈萨克斯坦列101位，乌克兰列116位，乌兹别克斯坦列126位，吉尔吉斯斯坦列140位，塔吉克斯坦列150位，阿塞拜疆列157位，土库曼斯坦列167位^①。

（二）看重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努力与现代化理念相结合

欧亚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它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国家独立后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得一些成功的历史经验得到执政当局的高度重视，它们在现代化改革中越来越重视从自身国情出发，不再接受西方的指手画脚和所谓的改革建议，强调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性，努力克服外来文化的不利影响。巩固主权和独立对欧亚国家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苏联时期虽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但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和传统的联系。独立后要建设民族国家，需要突出主体民族的地位和文化，许多传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受到重视，开始逐步被唤醒和恢复，并且影响到了这些年轻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为了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国家的认同感，欧亚国家积极重塑民族文化，恢复传统的风俗习惯，包括一些地区的称谓，强化主体民族的色彩。

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比较彻底，但不少根深蒂固的习俗还是延续下来，独立后过去的治理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传统的做法也逐步得到恢复，如宣传本民族的优秀历史人物，重新编纂国家历史，树立主体民族的自豪感。这些方式虽然导致少数民族的不满，但客观上有助于巩固国家独立，维护国内稳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欧亚各国没有抱残守缺，而是注重传统习俗与现代理念的结合。年轻人得到了更多出国学习的机会，国家努力赶上信息工业的步伐，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率都比较高。同时，欧亚各国政府也感受到了来自

^① 《202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发布》，<https://m.maigoo.com/news/669298.html>，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1日。

网络失序的巨大压力，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的亲西方政治力量都利用自媒体进行动员，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面对新形势，各国相继采取措施，加强传媒网络信息管理，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另外，过度看重传统文化复兴，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层面，突出的表现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行动层面，宗教、部族、地域的认同超出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不仅影响族际关系、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还带来尖锐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在基层治理层面，宗法组织再趋活跃，不经政府许可的传教活动也比较猖獗。同时，传统的思维和习惯也导致欧亚国家难以很快接受新的管理方式，包括市场观念^①。

（三）简单的制度移植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

欧亚国家独立初期，由于要构建完整的国家管理体制，巩固来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其经济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经常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单一制民族国家的确立根基不稳。欧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苏联时期成立了民族自治实体，欧亚国家试图加以改变，结果引发了民族甚至是国家间冲突。

第二，民族建构和政治世俗化的长远目标难以平衡。提升国家认同和政权合法性、鼓励宗教文化的复兴，导致出现宗教政治组织，在中亚甚至出现伊斯兰政治化问题，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三，超级总统制带来权力交接风险。多数国家选择了强有力的总统制，领导人掌握政权后大都长期执政，有的还实现了家族世袭，引发了精英内部的争斗，存在发生大规模政治动荡的风险。

第四，政治多元带来的规则失序。一些国家为了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问题，也为了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实行了议会制，有的是受到欧洲政治文化的影响，有的则是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宜之计。

第五，社会管理体系在重构中遭遇难题。苏联时期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层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于是开始实行基层自治，依靠公益组织甚至传统的村社，但这又容易造成社会管控不力，只能依靠执法机构维持治安。

^① Тишков В. Н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наци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очему это важно для России.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nacziya-nacziionalizm/>,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1 日。

第六，外部压力下维护主权安全与政权安全的任务更重。欧亚国家与俄罗斯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希望保持自己的全方位“存在”，西方也试图借推动所谓民主化扩大影响，对这些国家不断施压，干预其选举进程和政策取向。

在这种情况下，欧亚国家一方面要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实现植根于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苏联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是简单的制度移植，经常水土不服，不平衡、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独立后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因素越来越多，阻滞了国家的开放及融入国际体系，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学界看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调适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动力更多来自于内部，是一种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驱动之下的本土化民族过程^①。欧亚国家积极克服发展上的脱节现象，强调改革的社会取向，通过重拾传统来弥合社会的分裂状态。

经过 30 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欧亚各国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快在政治、外交、国防等领域完成了体制的初创，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越来越自信的新成员，并且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认识到从自身国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但外部压力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在很多领域的改革缺乏自主性，同时社会经济落后的落后也让这些国家面临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困局，反过来又动摇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

结 语

目前国际上关于现代化的标准，一般是经济或者社会标准，即人均产值、城市人口比例、受教育水平、人均寿命等，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欧亚国家在苏联时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这些指标，但封闭和僵化的体制导致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随着苏联解体，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回归起点的过程，从这一点上看具有“非典型”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状况回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呈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特征。

对欧亚国家来说，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解决好五个方面的紧迫问题：一是国家认同，即国家利益高于地区、民族、部族、家族甚至宗教身份属

^① 张启威、左广兵：《国家建构：理论始源与中国研究的局限》，载《领导科学》2012 年第 20 期。

性；二是政权合法，即从主权到政权，能不能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服从的前提是民生福祉的实现与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三是政策统一，即国家政策能否得到执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能否稳定、规范，决定着发展的可持续性；四是民众参与，即民众行使与获得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的方式，要和执政者形成共存的关系；五是财富分配，即权力、财富和资源的配置是否公平、合理，能够体现出基本的正义。

对欧亚新独立国家来说，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特殊性，国家独立在前，民族建构在后，两者的任务和目标不统一。苏联时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错位的，因此在突然获得独立后，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带来了许多矛盾、冲突，甚至导致国家关系复杂化，这种复杂关系不仅存在于它们和俄罗斯之间，也存在于新独立国家之间。从现代化转型的视角看，这些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发展并不平衡，既体现在国内不同领域的改革进展不一，也体现在各国的发展水平已经明显拉开了距离。

多数欧亚国家在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的提升和构建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社会治理、经济运行、危机管控相对有序，族际关系较为和睦，领导人具有较高权威，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已经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但还有改进和完善的必要以及空间，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在多民族国家中如果过分突出主体民族，会影响其他民族的国家认同，破坏国家内部的同质性和平衡性；过分强调主体民族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又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难以兼容；过分看重本国甚至是国内执政集团的特殊利益，无视地区的整体利益，无法平衡大国关系，造成一体化阻力重重，阻碍了经济正常发展和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因此，这些年轻国家最需要的，不是一种可以照抄照搬的所谓现代化成功模式，而是在复杂国际和地区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务实态度，以及以合作谋发展、以合作促安全的坚定决心。

（责任编辑 张昊琦）